

◎ 凌霄风骨

◆ 赵龙生 著



真相大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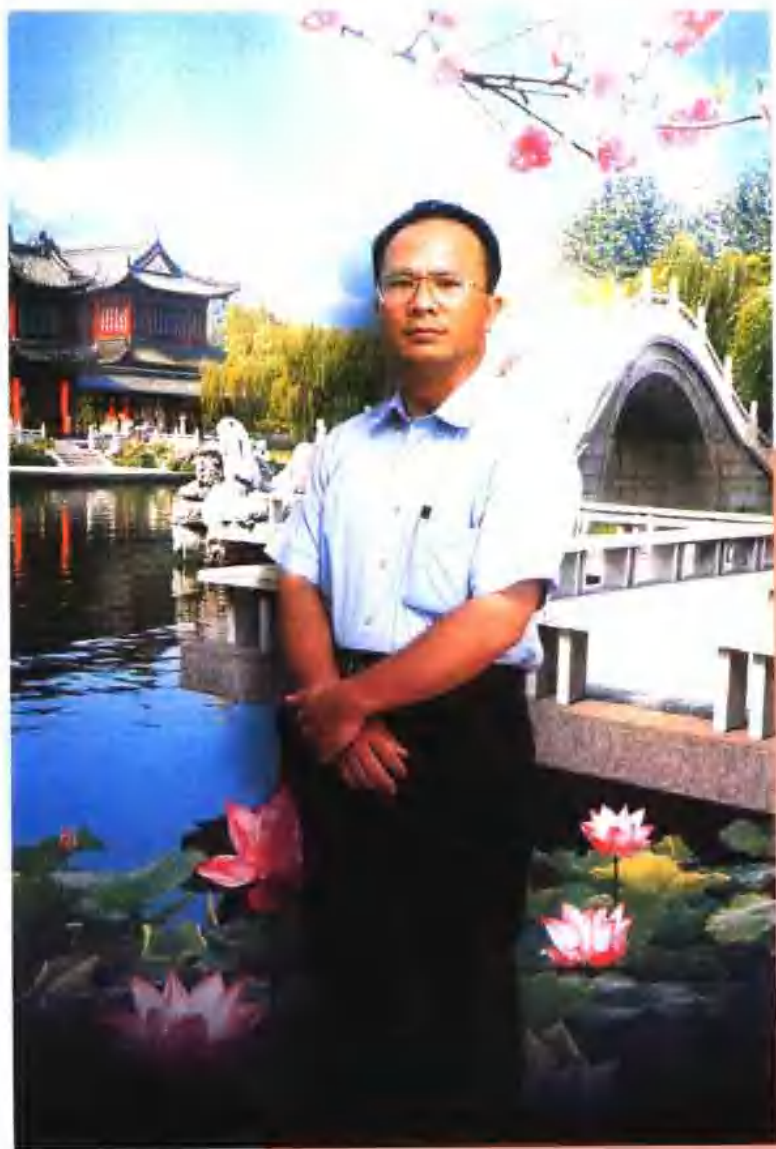
中国戏剧出版社

真相大白

● 赵龙生 著 ● 中国戏剧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小说通过描写发生在盘石村一宗强奸杀人案的侦破过程中，我公安人员凭借一些蛛丝马迹，在村治保主任韩万山和群众的帮助下，在新任派出所所长秦刚的带领下，发扬大无畏的斗争精神，通过层层剥茧，终于揭开盘石村支部书记黎民旺和村长陈力人以及民兵营长洪安国贪污盘石村征地款和基建款以及行贿的犯罪事实，并挖出以盘石镇镇长赖汝海为首一批腐败分子，还案件原来的真面目。



赵龙生，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的著作有：中短篇小说集《茶庄女》、长篇小说《月亮船》、《落泪红尘》、《真相大白》。

人 物 录

吴 母	吴文英之母
吴文清	吴文英大哥
黄 兰	吴文清之妻
韩万山	盘石村治保会主任
陈力人	盘石村村长，
冯 安	盘石镇派出所副所长
秦 刚	盘石镇派出所所长
李 静	盘石镇派出所刑警
张 宏	盘石镇派出所刑警
刘书扬	县纪委副书记
洪安国	吴文英未婚夫，村民兵营长
黎民旺	村支部书记
余照庭	原村委会会计
吴文英	村委会会计，洪安国未婚妻
梁必成	原村委会出纳
梁凤英	梁必成之妻
刁财贺	盘石镇土地开发办公室主任
黎田清	盘石镇镇委书记秘书
赖汝海	盘石镇镇委书记兼镇长
梁素娟	陈力人的妻子
陈菊芳	赖汝海之妻，镇妇联主任



引 子	(1)
第一章 现场	(4)
第二章 情况	(15)
第三章 任务	(51)
第四章 末雨绸缪	(63)
第五章 梁必成	(77)
第六章 侦察员的收获	(100)
第七章 分析	(121)
第八章 余氏一家子	(130)
第九章 吴文清	(138)
第十章 梁凤英	(157)
第十一章 问几个为什么	(166)
第十二章 密谋	(177)
第十三章 思考	(190)
第十四章 陈力人的家事	(214)
第十五章 余照庭服毒	(240)
第十六章 将计就计	(254)
第十七章 有眉目了	(273)
第十八章 孤注一掷	(327)
第十九章 真相大白	(362)
尾 声	(368)

引 子

临近傍晚，盘石村的天空突然翻起了一张黑脸，跟接着，刺眼的闪电直刺刺地向地上扑下来。

风也刮起了，除吹得树梢“咄哩咄啦”地响，同时还裹起地上的沙尘向路上的行人扑来。

盘石村的人都被这突然而来的天变惊呆了！

风起，雷鸣。

不一刻，黄豆般的雨水直倾盆而下，一下子把整个盘石村白刷刷地笼罩起来。

风雨交加，雷电交加，少有的天变！

到了入夜，盘石村的家家家户户，关门的关门，闭户的闭户。

到了晚上十二点，在通往盘石村的一条野外小路上，一辆摩托车顶着风、冒着雨向村西口直奔而来。

不一刻，摩托车来到了村口。

夜色里，看不清驾车人的脸孔。

那人把摩托车放好，便迫不及待地向村里窜去。

那人很快来到一幢单家独院跟前。

这单家独院一共有三层，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院子。

那人回过头看了一眼，见后面没有人跟踪，便想按响门铃，想不到屋主人已经穿着雨衣从里面出来。

屋主人开了防盗门，二话没说，就把一包东西交给对方。

“村里没事吧？”那人接过东西，然后向屋主人问道。

“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屋主人说。

那人一听，当即向村南方向隐去。

不一刻，那人在村南一间女仔屋外面停了下来。

女仔屋紧锁着铁门。

那人向四周看了一眼，然后在铁门上轻轻地拍了几下。

几分钟过去，里面仍然没有回声。

那人又在门上拍了几下。

这一回，女仔屋里面终于亮起了电灯，跟着，一个年轻的女子开了木门。

“谁？”那女子借着光线，警惕地隔着铁门看着外面。

“是我……”那人从墙角里闪出来。

那女子虽然怔了一下，但还是开了铁门。

那人从女子的身边闪了进去。

那女子思忖地关上铁门。

大约过了四十分钟，那人变戏法地从女仔屋后面的横巷里走出来，但就在他准备离开时，却突然发现一个身着雨衣的人向女仔屋小跑过来。

电光下，向女仔屋小跑过来的是一个男子，看那脚步，好像有什么急事。

那人当即躲在离女仔屋不远的墙角里。

那男子在女仔屋停下，一边拍着铁门，一边轻轻地叫道：“文英，文英。”

女仔屋里没有动静。

那男子不放心地又拍了一次门，但里面同样没有回声。

那男子见状，只好快快离开。

躲在墙角的人抹了抹脸上的雨水，他等那男子走远之后，才转身离开。

风在刮，雨在下。

在这夜，盘石村的人只知道一夜的风没有停、一夜的雨没有停，但都不知道夜里发生了一宗命案……

第一章 现场

盘石村这场淫风淫雨足足刮下了一个夜晚也下了一个夜晚，到早上六点钟才停下来。

到了八点，村里的人像往常一样下田的下田，上班的上班，出外的出外，但偏偏在这节眼上，村南却突然传来了撕肝裂胆的嚎泣声。

这嚎泣声，让听到的人都抽心。

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去看的人很快反馈回来，不一刻，盘石村村委会财务室会计吴文英被人害死的消息就像昨夜那场淫风淫雨一样，一下子让全村的人都蹙起了眉头。

知道消息的人都涌向村南。

在他们当中，有惋惜的，有痛心的，有震惊的。

在女仔屋，一位年近六十岁的大婶跪在死者的床前哭得死去活来。她就是吴母。

在吴母身边，木讷地站着一男一女。

男的叫吴文清，是死者的亲哥哥；女的叫黄兰，是死者的大嫂。

这时，门外一阵嚷动，只见两个村干部模样的中年人带着两个民兵，一前一后从围着的人群后面挤了进来。

“你们都闪开，都闪开。”两个村干部一边挤进来，一边大声地叫道。

围观的人都自觉地闪开，同时把目光集中在最前面那个村干部身上。

走在最前面那个村干部就是盘石村治保会主任韩万山。

韩万山一边叫围观的人让开，一边打着手机，而跟在韩万山后面的就是盘石村村长陈力人。

韩万山进屋后，当即命令两个民兵守在门口。

“文清，文英她……”陈力人一进屋，便用手势把吴文清叫到跟前，同时朝床上看了一眼。

“她已经……”吴文清已经悲恸得说不出话来。

“她昨天好好的，怎么就……”陈力人惋惜地叹一声，然后自言自语地说。

“她是被人害死的。”

“凶手怎样进来？”

“从窗口。”

“从窗口？”

韩万山在旁边一听，当即向右边的窗口看了一眼，果然发现窗口上的不锈钢防盗网被管子钳割开一个口。

“凶手从窗口进来，文英应该听得到，但为什么……”韩万山看毕，不由思忖地看着吴文清说。

“我不知道。”吴文清只有摇着头地说。

“陈村长，我家文英死得惨呀！”这时，吴母突然从地上转过身来，“扑哧”一声，又跪在陈力人的跟前。

“大婶，你放心，我已经报案了。”陈力人连忙说道。

“但你要为我家作主呀！”吴母还是哭着说。

“我知道。”陈力人只好安慰地说：“但人死不能复生，你要节哀顺便。”

吴母还是泪水不止。

“文清，派出所的人就要来了，你们还是先回去，不然，现

场乱了，就不好了。”韩万山却说。

“妈，韩主任说得对，我们还是回去吧。”吴文清一听，觉得韩万山说的有道理，便和妻子一道把母亲搀起。

韩万山当即对其中一个民兵说道：“你帮文清开路，好让大婶离开。”

那民兵点一下头，然后向围在门口的人叫道：“请你们都让一让，都让一让。”

围在门口的人都自觉地让开。

韩万山等吴文清和黄兰把吴母搀出女仔屋，便跟着离开，他作为村委会治保主任，他应该到村口接派出所的人。

韩万山来到村口，便看见一辆警车风驰电掣地沿着盘石工业大道向村里驶来。

这是盘石镇派出所的警车。

警车韩万山的跟前“嘎”然停下，跟着走下三个人来。

韩万山认识前面那个是派出所副所长冯安，但其余三个人不认识。

“冯副所长，可把你盼来了。”韩万山一边握着冯安的手，一边说。

韩万山虽然是新上任不到五个月的村治保会主任，但他以前曾代老治保主任到派出所参加过内保会议，所以，认识冯安。

“现场怎样？”冯安问道。

“现场有老陈和两个民兵看着。”韩万山说。

“那好。”冯安一听，点一下头，然后把身边的警官向韩万山介绍地说：“这是刚从县局调来的秦所长。”

“秦所长，你好。”韩万山一听，连忙握住秦刚的手，然后自我介绍地说：“我叫韩万山，村里的治保主任。”

冯安等韩万山向秦刚作完自我介绍，然后把另外两个民警向

韩万山介绍地说：“这是李静和张宏同志。”

韩万山又跟李静和张宏握了握手，然后回过头，沉重地对秦刚说道：“秦所长，我们村里出案子了。”

“案情怎样？”秦刚一听，问道。

“昨晚，不知在什么时候，村委会财务室会计吴文英被人害死在女仔屋。”韩万山当即说道：“这是我们村从来没有的事，秦所长，你可要尽快为我们找到凶手，不然，我这个治保主任不好交代呀！”

秦刚先点一下头，然后正想向村里走去，却见一个人大步流星地从村里出来。

韩万山见了，连忙向秦刚介绍地说：“秦所长，那是我们的陈村长。”

陈力人很快来到秦刚的跟前，经韩万山介绍后，一边握住秦刚的手，一边沉重地说：“秦所长，我们村里昨天还是好好的，但想不到一夜之间就闹出人命。”

“陈村长，你放心，秦所长在调来之前，是县局刑侦一队的副队长，有他在，凶手保证跑不了。”冯安在旁说道。

秦刚没有搭话，只是看了陈力人一眼，便跟着韩万山向村里走去。

围在女仔屋的人看见韩万山和陈力人带着派出所的人来了，都自觉地让出一条路。

女仔屋面积不大，大概只有五十平方米，但成“口”字形摆着三铺床。

死者那铺床在里头。

秦刚来到死者床前。

这是一张很普通的木床。

床上没有搏斗的痕迹。

死者身上盖着被单，在床里面，扔着死者的胸围和内裤。

秦刚先朝死者的脸上看了一眼。

这是一张秀丽的脸孔。

死者最多二十四岁。

秦刚缓缓地揭开死者身上的被单。

被单下，死者全身赤裸。

秦刚在死者的头盖上看了一下，只见死者的头盖上被袭击过，但不是致命。

秦刚顺着死者的头盖往下看，见死者的脖子上有一条瘀沟，并从深度来看，死者是被凶手用一条细小的绳索勒死的。

秦刚把目光移到死者的胸口上。

死者的胸口满是指甲痕，而两个白皙和丰满的乳房上更是布满了牙齿印。

凶手为什么这么狠？莫非他对死者有莫大的仇怨？抑或是凶手有点虐待狂……秦刚思忖地把目光从死者的胸口上移开。

李静在床尾检查死者的胸围时，意外地发现床单下面盖着一部手机。

手机的荧屏上显示着一个未接电话。

李静思忖地打开，荧屏里当即显示出未接手机号码和对方打过来的时间。

“老秦，从现场来看，这是一宗破室强奸杀人案。”冯安在窗户一边勘查完，然后对秦刚说。

“你看呢？”秦刚点一下头，然后下意识地看看李静。

李静今年二十四岁，前年才从省警察学院毕业分配到县公安局刑侦队工作。这次，县局在调整盘石镇派出所所长时，跟着秦刚下来。

“从凶手留在死者大腿内侧的精液和窗户防盗网被割开的情况来看，冯副所长的判断是对的。”李静见秦刚问她，一边说出

自己的见解，一边把手里的手机放进胶袋里。

“窗户上有什么发现？”秦刚问道。

“除桌上的鞋印外，没有其他发现，我估计那鞋印是凶手进出窗户时留下的。”李静说。

秦刚点一下头，然后思忖地拿起死者的右手看了起来。

秦刚发现，在死者的中指甲尖挂着一根血丝。

这根血丝很细，若不细看，恐怕也难发现。

这根血丝肯定是凶手在作案时，被死者抓伤后留下的。

秦刚想着，当即小心地用镊子把那根血丝夹进玻璃瓶里。

这时，正在一边勘查的张宏忽然叫了起来：“秦所长，你过来看看，这是什么？”

秦刚一听，连忙带着冯安走了过去。

铁钉上，挂着的是一根布丝。

这铁钉是第一张木床的，它就钉在离地面大概二十公分的床架上。

秦刚蹲下身，用镊子夹起那根布丝，又放进玻璃瓶里。

“老秦，这根布丝会不会是凶手留下的？”冯安在旁边思忖地看着。

“有可能，但凶手既然是从窗户那边进来的话，他就没必要来到这里。”秦刚边说边站起身。

“如果是凶手的话，那凶手应该是在离开时留下的。”李静在秦刚的身后说道。

“你说的有道理。”冯安一听，不由佩服地看着秦刚。

“李静，你看看，这根布丝属什么布质？”秦刚见李静也走过来，便把手里的玻璃瓶交给李静。

“从这根布丝的柔软和伸张程度来看，应该是棉质。”李静细心地观察一下，然后分析地说：“另外，从布丝的洁度来看，这一条布丝留在钉子上的时间不超过三天。”

冯安想不到李静仅凭一根细小的布丝就能判断其布质，不由佩服地说：“李静，你不愧是警察学院的高材生。”

“冯副所长，你不要赞我，我跟秦所长比，还差远哩。”李静却谦逊地说。

冯安当即看着秦刚。

秦刚却转过身，向守在门口的韩万山问道：“韩主任，是谁发现死者的？”

“陈洁娥。”

“陈洁娥是谁？”

“她是这间女仔屋的屋主。”

“她当晚不在吗？”冯安问道。

“不在，也许就是不在，所以，才发生这件事。”韩万山看了冯安一眼，然后说道：“当时，我和老陈正在村委会商量工作，一听说出了命案，就跑来了。”

“那时是什么时间？”

“刚好是八点十分。”

“对，刚好是八点十分。”陈力人也在旁附和地说：“因为我出门时看了一下墙上的电子钟。”

“那……”秦刚一听，正想向韩万山再问些什么，门外却传来了一个老妇人的哭泣声。

秦刚一怔，干脆来到门口，果然看见一对年轻夫妇搀着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妇人向女仔屋走来。

韩万山连忙向秦刚介绍地说：“那是死者的母亲，而旁边那两个，一个是死者的大哥，一个是死者的人嫂。”

秦刚当即向那位老妇人走过去。

这吴母本来已经回到家里，但听说镇派出所的人来了，便又哭着回来。

此刻，吴母见一名公安人员向自己走来，“扑哧”一声，便

跪在秦刚的跟前。

“好人呀，我的女儿今年才二十三岁，但想不到就这样被人害了……你叫我今后怎样活下去？”吴母哭泣着说。

秦刚的心被震撼了。他向前跨出一步，一边和吴文清扶起吴母，一边劝慰地说：“老人家，你要保重，我们一定会把凶手绳之以法，但现在，请你回去，如果有事，我们会找你的。”

吴母止住泪水，然后凝视着秦刚。

“大婶，秦所长正勘查现场，你还是回去吧。”韩万山不知什么时候也走了过来，他见吴母正凝视着秦刚，便说道。

吴母终于点一下头，她知道，她如果再哭哭啼啼的话，真是会影响派出所的人在办案，那她就对不起死去的女儿，在这个时候，她只有相信派出所的人。

秦刚看着慢慢远去的老人，忽然向韩万山问道：“死者有没有男朋友或者未婚夫？”

“有。”韩万山回答地说：“他叫洪安国，是我们村的民兵营长，前天，他和村书记刘民旺到县里开会去了。”

“今天的事，你们有没有通知他？”

“陈村长已经叫人通知了。”

“那好。”秦刚见李静从屋里出来，便说道：“走，我们到屋后面看看。”

韩万山当即带着秦刚和杨静来到女仔屋后面。

女仔屋后面是一条小巷，仅三个人能进去。

李静先走进去。

“秦所长，这里有两行鞋印。”李静走到窗户跟前，惊喜地叫道。

秦刚一听，当即走进去，果然看见窗户底下有两行鞋印。

这个窗户靠近吴文英的床头。

这窗户大约高一米八、宽一米三，里是茶色玻璃，外是不锈